



中国电视剧
三十年
优秀剧作丛书

江奇涛

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电视剧
三十一年
优秀剧作丛书



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正道是沧桑/江奇涛编剧.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中国电视剧三十年优秀剧作丛书)

ISBN 978-7-02-008152-3

I. ①人… II. ①江…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①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9805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刘晓强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890千字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49.75 插页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152-3
定 价 6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自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于1980年拍摄并播出至今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产业已培育了巨大的市场,观众达七八亿人,居世界第一;电视剧制作成为热门行业。据中国广电总局公布的数字,获得拍摄许可的电视剧集,近些年来均达到年一万四千集,投入资金五十亿左右。基于我国电视剧制作产业的繁荣发展,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电视剧三十年优秀剧作丛书”。

一、本丛书立足于这三十余年间产生的众多脍炙人口的电视剧作品,以剧作的文学性、文本的可读性为主要标准,兼顾艺术制作、演员表演、观众收视率及各种题材类型(历史题材、战争题材、都市题材等),精心遴选了十部电视连续剧剧本,以此作为近三十年中国电视连续剧繁荣发展的一道微缩景观。这将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今后拟继续收入特色鲜明、价值卓著的新作。

二、无论是否认同“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这样的说法,剧本作为影视作品基础和灵魂的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从它的题材类型、结构模式、人物设置到一个经典镜头的处理,都对行业具有借鉴意义和实际可操作性。本丛书的推出将有助于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进一步细致品味与分析构成一部优秀剧作的诸多细节。

三、本丛书既为电视剧制作行业进行了一次极为粗线条的整理和总结;也可作为忠实的电视剧观众提供收藏和深度阅读所用;更期望丛书的出版能对为数不少的职业编剧和将要进入编剧行业的青年人从剧本创作的题材、主题、人物及情节诸方面提供一个学习的参考范本。

十部剧作相对于三十余年间的数千部电视剧作品真的是沧海一粟,而艺术标准的见仁见智亦难避免。恳请广大电视专业工作者及读者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1年10月



第一集

[1. 县城街道 日 外]

字幕：1925年 湖南醴陵。

举着铜号、敲着军鼓、齐步行进的直系军阀队列。荷枪实弹的士兵唱着军歌：

三国战将勇，
首推赵子龙，
长坂坡前逞英雄，
还有个张翼德，
当阳桥上登，
七吃吃咔嚓响连声，
喝断了桥梁，
吓退了百万兵，
他是英雄第一名！
一！二！三！四——

街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士兵的队伍从他们面前通过，步伐整齐，连队伍中三名五花大绑的土匪的脚步也踏着军歌的节奏，显得万分的质朴。

人从中，一个穿长衫的青年，转身走进了邻近的茶楼。

[2. 茶楼 日 内]

茶客甲：“又捉了三个，那个高的就是刘老黑，哥老会的大头目。”

茶客乙：“官军咋了，这般卖力捉匪。”

茶客丙：“你不知道？”

茶客乙：“什么？”

茶客丙：“有大人物要来。”

茶客们闲谈声中，长衫青年在茶楼的角落处坐下。

邻座一男子凑过来，拱手：“杨老师？”

长衫青年：“是我，杨立仁。”

男子坐下：“我就是周世农。”

杨立仁：“噢，你就是闻名江湖的周……”

周世农马上噓住立仁。

周世农：“那是先前的诨号，如今我给革命党做事。”

杨立仁：“我原以为你虎背熊腰，八尺身长，络腮胡须，短衫下插双把盒子炮。”

周世农笑笑：“如果是那样，被捉住的就不是刘老黑，而是我周世农了。”

杨立仁：“我一会儿还有堂课呢，你约我来是想——”

周世农：“湖北的督军萧耀南刚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三省巡阅使，隔天就要来巡视地方。”

杨立仁：“三省巡阅使在满清就是正一品！”

周世农：“杨老师，我们开门见山吧，此次我是领了广州革命党的将令的。”

杨立仁：“不会是汪兆铭吧，革命党领袖中我最服他了，人生得英俊，胆子也大，敢刺杀摄政王呢！”

周世农：“比汪精卫还要资深。具体是谁，你就不要打听了。直接的联系人是你的同学楚材，他向我们举荐了你。”

杨立仁：“楚材？他不是在美国匹兹堡留学吗？”

周世农：“去年就回上海了，现在广州。”

杨立仁：“哦，他也参加国民革命了？”

周世农：“凡有为青年都讨厌庸人气息，崇尚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风暴。”

杨立仁：“我杨立仁也是革命的信徒。”

周世农笑了：“所以，我才找你呢。你父亲杨廷鹤早年随陈其美东渡日本，读过士官学校，回国后一度官至南京中枢军咨府厅长，没错吧！”

杨立仁：“我看不出这与我有何关系。”

周世农：“不，这与我们有关系，老子英雄儿好汉呢。怎么样，令尊一向还好吗？”

杨立仁：“家父早就不带兵了，隐退醴陵，在家集攒他的瓷器呢。”

周世农：“湖南籍将领，就这脾气，当初趋新趋得很急，如今守旧也守得很凶。听说，他与即将到访的三省巡阅使是故交？”

周世农目光灼灼地看着立仁。

[3. 杨家宅院 日内]

杨廷鹤戴老花眼镜在察看手中的一只青釉瓷花瓶。他的身后架上，满是当地产出的各类瓷器。

杨廷鹤叫道：“他姨——”



外间有女声应答。

杨廷鹤：“你过来！快来——”

好一会儿，一个年近三十的好看女人梅姨颠颠地进来：“什么事？”

杨廷鹤：“我叫你半天了，磨磨蹭蹭的，半天不见人影！”

梅姨：“说说说，什么事？我又不是你的兵，挟风携闪的，嚷嚷个什么？”

杨廷鹤没脾气了。

梅姨：“说呀，我还有事呢！”

杨廷鹤：“立仁哪去了？”

梅姨：“瞧你，你儿子在中学代课，你问我，我问谁去？”

杨廷鹤：“我让他在郑家瓷窑定烧的那只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瓷瓶，怎么还没拿回来？”

梅姨：“这你可别找我，我姐的那两儿子，哪一个不是对我横眉冷眼的，前天，立青就因为我用了我姐的热水袋子，一天都没给我好脸色。”

杨廷鹤：“你也是，你跟孩子较什么真？”

梅姨：“我敢较真？连个后妈的名分都没有。可就算是他亲姨，他也不应该……”

杨廷鹤：“立青人呢？你把他叫来？”

梅姨：“我的老爷，你可千万不要再为我训你的宝贝儿子，你训完了，他对你不敢吱声，对我可就……你就息事宁人吧。廷鹤啊，别惹事，一个家外头看着过得去，也就行了，我也不图个什么。听话，啊——”

满架上的瓷瓶，梅姨用手抚着杨廷鹤的头发。

画外传出了板鼓的叩击声以及调琴和吊嗓子的女声。

[4. 县城某小巷 日 外]

杨立青在巷内飞速地奔跑，一脸的兴奋。

[5. 城内制图社 日 外]

院内，魏大保正认真地低头忙于晒印图纸。杨立青破门而入，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魏大保没抬头，不紧不慢地：“怎么样？看清楚了吗？”

杨立青张大了嘴巴依然直喘粗气。

魏大保依然不抬头，等待立青的回答。杨立青抄起旁边一只杯子大口喝水。

魏大保提高了声音：“是青衣吧？”

杨立青抹一把嘴：“什么青衣啊，是花旦！”

魏大保撅嘴：“怎么会是花旦呢？是青衣！”

杨立青：“你懂个屁。”

魏大保一愣，放下了手中的活儿。

杨立青：“你说的是小红杏吗？”

魏大保：“怎么不是，她那身段儿我熟，穿了一水红旗袍，两只膀子跟嫩藕似的，旗袍的开衩到这儿，大腿全露着，晃眼！”

杨立青恍然：“我看错了!?”

魏大保继续干活：“就知道你对错号了！”

杨立青：“你这家伙，怎么不早报告。真有那么水灵？”

魏大保：“你姐算美人了吧，可美得正派。人家也美，美得邪性，衣服越少越好！”

杨立青：“就你眼贼，怎么好事都让你这王八蛋遇上了。”

魏大保：“她们在祠堂那边且得住几天呢，说是三省巡阅使来了，备着给那老家伙唱堂会的……”

杨立青想了想，进屋取来一只木箱子，从内取出光学测量仪。

魏大保：“我的天哪，你要干吗？”

杨立青：“快，搬梯子。”

魏大保：“让师傅看见，非剥了你的皮，这可是师傅的眼珠子，五百两银子的东洋货，你要拿它看戏子的大腿根子……”

杨立青：“快快快，别啰嗦，不看看怎么知道她那开衩是不是真到了腰上了？”

魏大保：“你听我说……”

杨立青把梯子推到魏大保手里：“还废什么话，赶紧！”转身冲出院。

魏大保无奈地架着梯子跟出。

[6. 县城某小巷 日 外]

一前一后两人在飞速奔跑。杨立青在前胳膊窝夹着光学测量仪，魏大保在后扛着梯子。

魏大保：“立青，你等等我……”

杨立青停下，手指一墙：“快，把梯子架上。”

魏大保架好梯子，杨立青顺梯子爬到了高高的屋檐上，找准位置后，举起光学测量仪朝歌声处窥看。

屋顶上的杨立青：“啧啧，还真是小红杏呢——”



梯子下的魏大保：“看一眼就行了，师傅要回来了——”

杨立青：“看看看，杨宗保在给穆桂英捶腰呢，这流氓……”杨立青突然不说话了。

魏大保在下面急切地问：“怎么了？他们干吗呢？”

镜片里，杨立仁的身影出现了，只见他若无其事地在戏台周围溜达，目光里却透着警觉。

杨立青凝神看着。

镜片里，杨立仁的身影消失了。

杨立青跺着脚努力地寻觅着……突然脚下一滑，两片瓦掉落下来，他整个人摔倒了，手上的光学测量仪飞了出去，掉在屋顶上，翻滚着越过屋檐，砰地摔在了地上。

摔得七零八落的光学测量仪。

吊在半空中的杨立青在挣扎着抱住房梁。

走到测量仪前的魏大保两眼直直的，面如土色：“完了！完蛋了！”

[7. 城内街道 日 外]

杨立青、魏大保两人顺墙根儿沮丧地慢慢走来。

魏大保：“得，立青，让你连累了。你说我什么也没看上，也被开了，冤不冤呀我！”

杨立青：“开了你，一点不冤枉，都是你逗引的。”

魏大保：“可我没让你拿那宝贝疙瘩上房呀？你胆子也太大了点。”

杨立青：“开了就开了，那老家伙本来碍着我爹的情面，现在可不就油瓶碎了满地找碴？”

魏大保：“别充硬气，你爹能饶了你？”

杨立青：“也就十五军棍，打完了，咱也就不欠人情了。”

正说着，一乘滑竿由两名脚夫抬来。

滑竿的帘子打开，露出一美丽女子。

一身裙装的杨立华在滑竿上眺望着家乡街道。

魏大保眼尖，认出了杨立华。

滑竿颤悠悠拐弯而去。

魏大保两步赶上闷头逛荡的杨立青。

魏大保：“立青，你小子还真有贵人相助的命呢！”

杨立青：“什么？”

魏大保：“你回家就知道了，咱打赌，你爹今儿准不会打你。”

杨立青：“放你的屁吧，你又不是我爹！”

[8. 杨家宅院 晚 外]

杨立青独自懒洋洋地迈进家门。

堂屋那边灯火通明，欢声笑语。

立青问佣人：“谁在那儿呢？”

佣人：“回少爷，是大小姐，大小姐从广州回来了。”

杨立青：“姐姐，她回来了？”

佣人：“还不快进去，都问你好几遍了！”

[9. 堂屋 晚 内]

杨家，杨廷鹤、梅姨、姐姐立华、哥哥立仁都坐在桌前用餐。

看见进门的立青，杨廷鹤收敛了笑，近边的梅姨在桌下扯他的衣角。

立仁看也不看自己的弟弟。

唯有姐姐立华：“立青，才回来呀，来来来，坐我这儿来，瞧你，长个儿了！小胡子也出来了，这才两年没见，成大小伙子了！”

立青走过来瓮声瓮气地：“爹——姨——哥——姐姐！”

唯有梅姨：“快坐吧，你姐一回来就打听你，我说，出息着呢，跟着李师傅学测绘呢。那可是细活，比绣花还细呢，多大的一个醴陵城呀，到了纸上，就那么个巴掌大的小块块……”

杨廷鹤：“行了，你又不懂，夸什么夸。地图是什么你知道吗？学问大着呢，非精确了解山川形胜者不能胜任！非大学问不足攻之！非大福泽不足胜之！此中甘苦，岂是一年半载能够领会？”

杨立青：“爹，我被李师傅解雇了。”

“什么——”正在兴头上的杨廷鹤张口结舌。

大家都不说话了，都担心地看着杨廷鹤。

立仁无动于衷用筷子夹花生米。

杨廷鹤：“我说立仁，你这弟弟怎么了？啊？你能不能放下筷子！你没听到，这才一年，饭碗又砸了……”

杨立仁：“你问他自己，他那些浑蛋事我才懒得管呢！”

杨廷鹤：“不是……立华，你说说，是怎么个事？咱杨家祖上，出过两名上大夫，四名进士，怎么到他这儿就一点不上进呢？中学中学上一半儿，那就做事吧，



都找了几样事了，啊，你自己说，哪样做到头了？”

杨立华：“爹，吃饭吃饭，砸了就砸了，砸了再找，如今也没科举了，革命了，哪还有什么上大夫进士，别把老辈子的事往咱头上安！对不对立青！”

杨廷鹤：“不是，就算革命那也得上进不是？我不信你们广州学校就是教人如何做赤党！”

杨立华：“爹，你可真是孤陋寡闻了。如今的广州是全国的赤都，满街都是红色标语，民气昂扬。中国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联手轰轰烈烈地要搞国民革命，到处都是工人、士兵和几十万组织起来的农民，大学校园就更不用说了，那是发表最响亮革命口号的讲坛！”

杨廷鹤怔住了。

梅姨：“吃饭，吃饭，来来来，立华，尝尝这个，广州那边可没有这么好的熏鱼烧腊肉吧！吃！都是我腌的！”

立青起身：“你们慢用，我吃好了。”板脸离桌去了。

杨廷鹤：“瞧瞧，咱家也革命了，老子的话，没人听了。简直！简直！”

杨立仁：“哎，立华，你在广州见着楚材没有？”

杨立华：“楚少爷如今不是你想见就可以见到的，人家成天神神秘秘地跟在大人物后面，自己还挺当回事，我都懒得搭理他。”

杨廷鹤：“立华，楚自人那儿子也革命了？那不是革他老子的命吗？”

杨立华：“所以，爹，你得学习了，如今呀，老子英雄，儿子未必就是好汉，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路！”

杨廷鹤：“那也不能不要祖宗吧？”

杨立华：“爹，我跟你说不清，五千年前普天下还只一个祖宗呢，华夏始祖。”

立华笑笑，擦擦嘴，也离桌去了。

[10. 杨家宅院 晚 外]

立华走过院子，突然被隐在暗处的立青拦腰拖住。立华大惊。

杨立青：“我就知道一分钟之内你肯定就得出来。”

杨立华：“我要是没跟出来呢？”

杨立青：“那你就不是我姐了。”

[11. 堂屋 晚 内]

杨廷鹤：“你妹妹变了，你妹妹变了，一个女学生，说话怎么像个女赤党！”

杨立仁：“爹，三省巡阅使要来咱醴陵了，你和他认识吗？”

杨廷鹤：“什么巡阅使，就是萧老三！当初我在中枢军咨府任厅长时，他萧老三不过是新军第五镇的一名标统，也是舔了吴大帅腚眼爬上来的。”

杨立仁：“他要来这儿视察地方，还安排了堂会，他会邀请你吗？”

杨廷鹤：“他敢不敬重我？醴陵城里唯我杨廷鹤做过他的上司。不过，他就是邀请了，我也不稀得去！你爹我向来看不上那些投机小人。”

杨立仁：“可人家毕竟还是三省巡阅使，吴大帅帐下的扛鼎大将。”

杨廷鹤：“屁，也就是蚕豆芝麻酱！”

[12. 杨立华房间 晚 内]

立青在房内狼吞虎咽地吃着姐姐带回来的点心。

杨立华：“慢点慢点，我就知道你没吃饱！”

杨立青：“我哪敢吃饱，姐，不是你回来了，今儿老头子准少不了十五军棍。”

杨立华：“咱爹那棍子还留着呢？”

杨立青：“可不是，专为我留的，我哥一次也没挨过。”

杨立华：“实话告诉我，我姨是不是跟爹睡一块儿了？”

杨立青：“我爹那身板，能少得了女人？你在家时就已经鸠占鹊巢，我都没跟你说。”

杨立华：“我早知道。所以我不愿意回这个家，寒暑假别的同学都走了，只我一个住在学校宿舍呢！”

杨立青：“那你这趟怎么回来了？”

杨立华叹：“一言难尽，赶明天，我再细细跟你说！”

[13. 杨家阁楼 夜 内]

立仁独自经过杨立华的房门，站住了，听听动静后，踩着狭窄的楼梯上到阁楼上。

阁楼上，不大的空间里堆满了这个家庭旧时的用物。

立仁到处翻找着。

有死去母亲的旧衣物和画像。

立仁显然有目标地在寻找着什么。

不久，他从里面拖出一口樟木箱子，没费工夫就打开了。

箱内，盛放着父亲旧日在军中任职时的军服缀带大礼帽以及各种勋章勋表。

立仁翻找着，终于，他的手摸到了他急切想要得到的东西——一只红绸布裹住的左轮手枪。



展开布后，他取手枪在手上，检查了一下，是空枪，里面并无子弹。他又在箱中一阵翻腾，终于失望地没能找到。

[14. 杨立华房间 晚 外]

立青从房内走出，欲回自己房间，无意间听到阁楼上的响动。

立青看到上面亮灯，颇觉奇怪。

不久，立仁一面扑打着身上的尘土，一边从阁楼上走下。

立青赶紧别在了暗处。

立仁独自走了，下到堂屋去了。

立青闪出，想想，也好奇地沿狭窄的楼梯，爬上阁楼。

他警觉地用目光四下寻找着，终于，他的目光盯在了那口已被拖出的樟木箱子上。

走过去，打开了，立青眼睛亮了。

不久他意外地从内拿出了那只红绸裹着的左轮手枪。

爱不释手，玩枪的立青。

[15. 杨家宅院 夜 内]

梅姨走进厨房，问佣人：“老爷的药呢？”

佣人：“这边——”

梅姨指灶的瓦罐：“这是什么？”

佣人：“这是大小姐让炖的酸辣汤。”

揭开盖子，一股奇异之气冲得梅姨直嘀咕：“这孩子，怎么喜欢喝这个！”

[16. 杨立仁房间 晚 内]

立仁脱下长衫，衬褂，用心叠置后，预备上床，门开了，手携被褥的立青走入。立仁皱眉，嫌恶地看着他。

杨立青：“我那儿又成立华的闺房了，劳您把这些书挪挪开行吗？”

杨立仁：“客房不是空着吗？”

杨立青：“客房咱姨占着呢！”

杨立仁：“别虚伪了，让她直接搬爹屋里去得了，还当别人不知道。”

杨立青：“这我可说不了，你去跟咱爹说去。再说，这里本来就是我的床铺。”说着，他将铺上的书籍扫荡到地上，直接铺上被褥，躺了上去。

立仁又气又恼：“这都是典籍。”

立青笑笑：“我想直接睡上头的，那样你会更加不愿意，也亵渎了这些革命经典，不是吗？”他顺手取了一本在手上翻开，“瞧瞧这书名，多艰深呀，《哥达纲领批判》！”

立仁劈手从他手上夺过，“这种书你不配读！”

杨立青：“别费心了，你请我看，我也未必看！”杨立青拉拉被头，把脊梁骨对准杨立仁：“哥，我们就互相忍耐几天吧，就当这儿是猪圈！”他扯掉脚上的袜子，就手丢了过去。

被激怒的立仁，强忍着。

两兄弟躺在同一房间里，互相充满了对对方的厌恶。

天亮了。立仁跃起，取出干净衣裳，一件件用心穿戴，动作庄重宛如仪式。一边是呼呼大睡的立青。

[17. 街道 日 外]

熙熙攘攘的小街，立仁从人流中闪出，进入街边的茶楼。

[18. 茶楼 日 内]

立仁穿过茶座，走到角落处，直接坐在了周世农的对面。

周世农：“找着那支枪了？”

立仁点点头。

周世农：“是你先前说过的那枪型？”

杨立仁：“我没记错，就是那式样的，小时候父亲教我玩过。我又找了，还是没找到子弹。”

周世农：“那是把美制左轮手枪，点三八口径，湖南这边还没这种子弹，幸好，我通过哥老会从广州那边拿来了——”

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把，攥住了，直接交到了立仁手上。

接过来的立仁，慢慢地伸开手掌。

掌心躺着六颗黄灿灿的手枪子弹。

周世农：“也是天意，当年南京中枢军咨府厅长一级佩发的都是此类枪型，所以苍天注定了要选择你来做这件事。”

杨立仁：“我问了我父亲，萧耀南确曾是我父亲的部下。”

周世农：“那就全齐了，也只有你可以随你父亲进入大祠堂当晚的酒宴堂会，你敢做吗？”

周世农照直看向他的眼睛。



杨立仁：“有什么不敢！古人云：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打掉吴佩孚在三省的代理人，足以震慑北洋军向湖南扩张企图，实为革命之幸事。”

周世农：“好啊，虎父膝下无犬子呢！广州方面没有选错人。”

[19. 杨立青房间 日内]

立华手伸进弟弟的被褥里，揪住他的耳朵：“喊你两遍了，还不起来！”

逼坐起来的立青：“你让我起来干吗，找打呀，差事丢了，老头子气还没出呢！”

杨立华：“我让你起来，陪我说会儿话！”

杨立青：“你也真是！说吧，有什么话？”

杨立华：“你睡醒了吧？”

杨立青：“耳朵都揪掉了，还不醒啊！”

杨立华：“你就没个正经样儿！”

杨立青：“姐姐，你要说什么就说，你管我是怎么样呢！”

杨立华：“你知道我这趟回来干什么吗？”

杨立青：“我昨天晚上就问过你，可你不说啊！”

杨立华：“我怀孕了。”

杨立青一怔：“什么？”

杨立华：“我有了身子了，两个多月了！”

立青的睡意全吓跑了。

杨立华：“真的，我没骗你，我只对你一个人说，你可不许对任何人说……”

杨立青：“不是，我没明白，你在外头结婚了？”

杨立华：“结什么婚啊，结婚了我还跟你啰嗦。”

杨立青：“那你怎么弄的，没结婚你那怎么能怀孕呢？”

杨立华：“我的傻弟弟，没结婚就不能怀孕？”

杨立青：“那总得有个男人吧，噢，明白了，你有男人了，只是没结婚，一高兴，播上种了？”

杨立华：“别那么粗俗！”

杨立青：“不是，事情是你自己做下的，我倒粗俗了，没道理。”

杨立华：“行了，我不是在和你商量嘛！”

杨立青：“你跟我商量什么，你得和那男人商量去，趁现在看不出来，赶紧结婚吧！顶多也就一先斩后奏，老头子可能不高兴，别理他不就完了。”

杨立华：“哪那么简单，要不，我疯了，大老远从广州赶回来。”眼圈一热，有泪

在滚动。

立青慌了：“别呀，究竟怎么个事呀？那男人也在广州？”

立华点点头。

杨立青：“做什么的？”

杨立华：“算是带兵的吧。”

杨立青：“合适啊，跟咱爹一个职业。”

杨立华：“国民党负责军事的一位大人物。”

杨立青：“还是大官呢，你让他娶你呀！”

杨立华：“他有老婆。”

杨立青：“那就做姨太太吧！”

杨立华：“我没那么贱！”

杨立青：“姐，这就怨你自己了，人家有老婆你还跟他混什么混？混出后果了，淌眼泪也晚了。”

杨立华：“没晚，我得做掉这孩子！”

杨立青：“打胎？”

杨立华点点头：“我回来就是做这件事！”

杨立青：“你大老远回来，就这事？你动脑子没有，咱爹要是知道了，还不得把房子都烧了？你这不是明知山有虎，偏找不痛快，广州就不能打胎？”

立华摇摇头：“咱爹狠，那男人比咱爹还狠！”

杨立青：“他打你？”

杨立华：“他敢！他只不过是有点野心，道貌岸然，怕闹绯闻，影响他往上爬。”

杨立青：“明白了。还不如老头子。老头子可没这么对女人，还算敢作敢为。”

杨立华：“立青，这件事你一定帮我？”

杨立青一惊：“我？”

杨立华：“除了你，我还能靠谁？”

她说着眼圈又红了。

[20. 杨家书房 日 内]

杨廷鹤手执放大镜在看釉瓷花瓶。

梅姨：“廷鹤，你说广州的学生怎么这么早就放假了？”

杨廷鹤：“怎么了？”

梅姨：“没什么，城南林家小姐上的也是广东女子师范，可林家太太说，她家小



姐还得两个月才能回来呢。”

杨廷鹤：“你没听立华说嘛，都革命了，哪还有那么多规矩。”

梅姨还在一边疑惑。

杨廷鹤：“立仁呢，我又忘记问他，他定烧的瓷瓶拿回来没有？”

[21. 城内祠堂 日 外]

祠堂内仍传出弦乐鼓点和男女练唱之声。

祠堂处进出着搬八仙桌椅布置堂会的人们。

显然是现场察看了地形之后，立仁从内走出。

一个相熟的管事：“哟，杨老师，也来瞅热闹了？”

立仁敷衍地：“是，是。”

管事：“今天还能瞅瞅，明天可就驻兵了，后天三省巡阅使一到，还带了警卫营，整个城关镇，都得戒严。”

杨立仁：“是嘛！”

[22. 街道 日 外]

立仁在巷口处与弟弟杨立青撞了个满怀。

立仁瞪眼看着弟弟。

立青下意识地一下挺直了腰。

杨立仁：“干什么去？”

杨立青：“管得着吗？我又不是你的学生，喊！”

杨立仁：“成年人了，别成天游游荡荡的！”

杨立青：“成年人了怎么了？也没吃你的。”

杨立仁：“瞧你贼眼飘飘的我就不踏实，是又要去哪儿坑蒙拐骗？”

杨立青：“我贼眼飘飘盯的就是你！你神秘兮兮！哥，别打听，我的事你别打听，你的事我也没兴趣。”

杨立仁：“我的事？我的什么事？”

杨立青：“别问我，问你自己。”脸上带着冷笑。

那边，周世农也从茶楼里出来，朝另一个方向去了。

立仁劈胸抓住弟弟：“你给我记住了小混蛋，别用这样的口气跟你哥哥说话，像你这样的愚氓，芸芸众生，连只苍蝇都不如……”

立仁放开了弟弟：“滚吧！做你的小混蛋去，快滚！离我越远越好！”

杨立青：“就算我是混蛋，你就光彩了？上你的课去吧杨老师！”立青昂首而